唐昭陵石蹟考略

附謁唐昭陵記

隱綠軒題識

叢書集成

初編

主編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唐昭陵石蹟考略

附謁唐昭陵記

林佩撰

本館據粵雅堂叢書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唐昭陵石蹟考略序

三山林子同人著昭陵石蹟考略語該而事核信收藏家之寶書也同人往隨尊甫敏子先生官三原匹馬短衣身行絕塞至賀蘭山而返及過昭陵撥草披荊討求故實一字未安輒徘徊竟日有生長其地所不能詳者此奇人奇事傳說無窮豈止君家霽山獨有千古哉康熙戊辰午日長汀同學弟黎士宏手識

天地間有形之物惟金石爲最久故謀不朽者嘗託焉碑刻是也然金有時而鎔石有時而泐雄文妙筆收藏於好事之家不旋踵而烟雲變滅惟歐陽永叔趙明誠楊用修都元敬之流既多得古刻又爲之訂譌纂異勒成一書而其傳始可久是則人賴金石以壽而金石又賴人而壽也余少學於顯甯人先生先生嘗甚好古行遊天下見聞浩博著金石文字記一書最爲精核余心慕焉年來足跡所至殘碑斷碣靡不搜訪披榛剔苔必揚一紙而後已顧海內同此好者甚希茲來閩中與林子同人吉人兄弟交幸二千里外有同心也二子侍其尊人宦遊秦中盡得漢唐諸石刻嘗裹糧策馬走謁昭陵徬徨墟墓之間行求古碑仆者起之昏者洗之一字必錄所得多昔人未見者歸而參伍史書考求故實爲昭陵石蹟考使千載以上之遺文舊蹟賴以不墜吾師而在猶當歎賞不置而況於余乎吉人生於秦長而與兄同好六書造妙爲世所重閩地晚通中州唐以前古刻甚少然李陽冰之篆忠懿王之碑至今完好自唐以後名賢接踵道山鼓山之題名石刻羅列如林其他名區勝地往往類是以二林子之才盡編錄而詳考焉彙爲

一編。補集古金石二錄之所未備。不亦善夫。吾茲有望焉耳矣。康熙乙亥菊月上浣。松陵潘耒書於榕城寓舍。

歲甲寅三月。逆藩變起福州。遠近風靡。先大人忠毅。分守漳南。內外援孤。事無可爲。慷慨致命。闔門廿一口殉焉。予時十八。及三幼弟。父命無死。越兩月。播遷會城。僦屋與同兄居比鄰。同兄年倍於予。得以兄事之。其弟吉人。少予三歲。搶攘中憂患疑畏。煢煢相依。每過從。見同兄日一帙不釋手。雌黃改抹。纂輯恆多。問曰。此何爲者。同兄曰。吾曩者侍親令渭北。西遊朔方。道出唐太宗昭陵。見其君臣陪葬之盛。流連再拜。既而塞下歸。再窮歷覽。慨然遠想太宗智勇天錫。弱冠百戰而有天下。從諫如流。身致太平。至於篤終恩禮。丘壠相望。尤爲後世所莫及。千載下惟餘斷碣殘碑。後此更不可知。深恐蕪沒闕略。意欲研加考訂。蓋深有感於一時際會之隆。故殷殷不置也。予曰。唯唯。居三年。予濱危者屢。同兄閉戶塡篋。文史然亦幾殆。迨王師底定。逆藩降服。予歸京師。蒙擢臺班。以三藩削平。分遣祭告古帝王名臣陵墓。戊辰□月。開予以太僕卿贊中州之命。因得陟女媧之舊墟。底柱河流。三門震盪。洞駭心目。瞻晝卦之崇臺。樹木鬱蒼。廟宇清麗。著草生焉。崤陵二陵。風雨如晦。商中宗之享殿存焉。顧瞻河洛。王迹東遷。周平王之廟宇斯在。北邙漢寢。世祖光武廟。獨有塑像老柏數株。周世宗陵在陳州。小培塿耳。宋藝祖以下七陵。背山面北。在鞏、偃開。荒莽觸目。規制卑隘。及伊尹、比干、子產、蓑宏以下。唐宋諸名冢。咸在荒烟蔓草間。不禁九原可作。吾誰與歸之嘆也。而狄梁公墓適報崩壞。予檄河南尹急加修治。墓有黃庭堅撰書碑文。未及摹搨。是時拜命

卽行。以不及與同兄相聞。並轡三川、遊嵩潁、爲恨事。又十年所。丙子夏。予得巡撫上江之命。恩賜先大人閩祠。御書忠毅流芳扁額。遣弟藏器賫捧入閩。懸之湖西忠祠。延同兄至幕。精神猶昔。而鬚髮則皤然矣。相與勞苦談艱難舊事。知吉人讀書山寺。書法洞精。有咄咄晉人之致。問向所爲昭陵考略者安在。則出諸行篋。曰、吾蓋三易草矣。予展讀數回。竊嘆神聖迭興。一代有一代之君臣。一朝有一朝之制作。秦中古帝王州。同兄獨於唐昭陵、繫馬低徊不忍去。榛莽滅沒之餘。搜搨十六碑。裝成卷帙。雖殘缺。如見全文之藻麗。證據班列。全陵之氣象。森羅棋布。規模宏遠。舉夫內安外攘。立綱陳紀之廟謨。正主庇民。公忠體國之臣節。開國鴻猷。悉於是乎在。是可傳也。同兄何可終祕。上江統轄七郡。環疆數千里。古來名勝甚多。求其金石遺文。蝌蚪篆隸。無一存者。能不慨夫。請梓是篇。以公同好。而弁數語其端。康熙丁丑初夏。蓋州弟琳望陳汝器拜手題。

林同人先生。庚子歲。侍其尊人官遊秦中。官舍暇日。遊唐太宗昭陵。著有石蹟考五卷。庋諸家塾。閱三十餘年。予丙子至閩。始及見之。其該核詳備。參以史乘。附以論贊。從前考昭陵者所未有也。陝西通志。於昭陵制度頗詳。但略於陪葬。且陪葬諸公。既葬昭陵。又於各縣墳墓中互見。似有錯誤。顧亭林金石文字記。無諸番君王十四人像與石馬。皆不及同人。又余向於晉中見一抄本。所載墓之遠近完毀。碑之斷泐顚仆。一一細註。恨其時郵傳匆劇。未暇傳寫。使當日抄得。正可與同人參酌。蓋考古人碑板文字。必如同人親見之。方可傳信。若但據傳聞。未免失實。如晉祠有唐文皇御製碑。諸書所載。俱云碑陰有御書飛白大

字。及予親見。飛白大字乃碑額。其陰上半刻護蹕諸臣。下半皆北宋明初遊人題名。又太原風峪石經柱一百二十條。金石文字記□□□齊朱太史有北齊石經記。見竹垞文類。其□□之傳徵君青主。亭林因之。及予觀其字中□□□□□□是金輪皇帝□□則此經應是則天□□□□諸書如同人□□跡所到。靡挲詳視。然□□□□安得有遺憾乎。同人遊昭陵。於庚子及辛未兩至。其地當大饑之後。化爲盜藪。諸碑已不可問。於跋語中深寄慨歎。予弟在都。偕姪振舉。癸酉□月。從延安歸。述昭陵所見。與同人正符。爲報舊遊無恙。知同人亦應色喜也。因讀同人斯集。附記之。丙子五月。祥符周在浚識。

唐昭陵石蹟考略目錄

卷一

昭陵圖次　史乘參考　論贊

陪葬諸王公主妃嬪勳舊人數　史乘參考

文皇哀册　史乘參考　論贊

昭陵見存陪葬諸臣十六碑目　史乘參考　論贊

卷二

房文昭公元齡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李景武公靖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薛獻公收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馬高唐公周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高文獻公士廉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温恭公彥博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褚陽翟公亮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卷三
孔憲公穎達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李貞武公勣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張尚書後允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崔文昭公敦禮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許勇公洛仁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阿史那貞公忠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豆盧定公寬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乙速孤將軍行儼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蘭陵長公主碑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卷四
諸番君長突厥頡利可汗阿史那咄苾已下十四人侍立北闕石像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卷五
御製六石馬贊圖記　史乘參考　論贊

唐昭陵石蹟考略卷一

昭陵圖次

昭陵居九嵕山中峯。南向。（逶迤其後。田其東。仲山。嵯峨。爲東障。梁山、幽岐、護其西。渭帶其前。終南、太乙、爲列屏。）

前獻殿。戟門。朱雀門。（下宮至陵下八里。）

後寢殿。北闕。元武門。（門外五十里山北。陪塚一列三區。）

又北太宗御製昭陵碑。（歐陽詢書。今亡。）

東青龍門。（門外陪塚十三列。共六十一區。）

西白武門。（門外陪塚七列。共二十五區。）

北闕。（北向。）西列石駿馬三。（東刻贊。）

石琢番酋君長立像七。（背刻官名。）

北闕東列石駿馬三。（座刻贊。）

石琢番酋君長立像七。（背刻官名。）

史乘參考

按唐史太宗語侍臣曰。漢家先造山陵。身復親見。又省子孫經營煩費。我深是之。我看九嵕山孤聳迴

絕。有終焉之志。乃詔先爲此制。務從儉約。又慕漢之將相陪葬。貞觀十一年二月丁巳。詔曰。佐命功臣。義深舟楫。或定謀帷幄。或身摧行陣。同濟艱厄。克承鴻業。追念在昔。何日忘之。使逝者無知。咸歸寂寞。若營魂有識。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不亦善乎。漢氏使將相陪陵。又給以東園祕器。篤終之義。恩深意厚。古人之志。豈異我乎。自今以後。功臣密戚。德業尤著。如有薨亡。宜賜塋地一所及祕器。使其窀穸之時。喪事無闕。所司依此營備。稱朕意焉。二十年八月丁亥。詔曰。周室姬公。陪於畢陌。漢廷蕭相。附彼高園。寵賜墳塋。聞諸上代。從葬陵邑。信有舊章。蓋以懿戚宗親。類同本之枝幹。元功上宰。猶在身之股肱。哀榮之義實隆。終始之契斯允。今宜事遵故實。取瞥拱辰。庶在烏耘之地。無虧魚水之道。今宜所司於昭陵南左右廂。封境取地。仍卽標識疆域。擬在葬所。以賜功臣。其有父祖陪陵。子孫欲來從葬者。亦宜聽允。至貞觀二十三年八月畢工。先葬文德皇后。太宗御製碑文。勅歐陽詢書。立石於陵後。文載於太宗實錄。宋趙明誠云。碑石已磨滅。其可見者。有云。無金玉之寶。玩用之物。木馬寓人。有形而已。欲使盜賊息心。存亡無異。言非不切至也。然竟不免溫韜之禍。自趙至今。復六百餘年。而石亦亡。惟龜座存焉。歷觀古來陵寢。秦始皇陵（在臨潼縣驪山。）五十丈。漢茂陵十四丈。（在興平縣。）以昭陵視之。皆培塿也。大都昭陵之因九嵕。乾陵之因梁山。（在乾州。）秦陵之因金粟堆。（在蒲城縣。）皆踞中峯。有龍蟠鳳翥之勢。規模宏大。漢陵莫及也。

陪葬諸王、公主、妃嬪、勳舊、百六十五人。

諸王、蜀王愔已下七王。
公主、清河公主已下三十一主。
妃嬪、越國太妃燕氏已下八嬪。
宰相、高唐公馬周已下十三人。
丞郎、三品戶部尚書唐儉已下五十三人。
功臣、大將軍鄂國公尉遲敬德已下六十四人。
諸番君王石像。突厥頡利可汗左衞大將軍阿史那咄苾已下十四人。

史乘參考

按文獻通考。所載陪葬昭陵諸臣姓氏獨詳。然終不滿百六十人之數。宋游師雄所刻昭陵圖記。亦無百六十之塚。是知世遠年湮。事久莫稽。故考訂亦僅得其略而已。

唐太宗文皇帝哀册

太宗以貞觀二十三年己酉五月崩。壽五十四。八月。葬昭陵。哀册爲中書令褚遂良撰書。按此玉册。當在陵內。褚墨蹟別本。昔在太倉王氏。其刻於集帖中者。率未覩善搨。昭陵棬莽殉葬蘭亭。盜出人間。況其他者乎。附葬諸臣碑版。侗從草壤中搜搨十六種。每種字僅存十之二三爾。

史乘參考

貞觀十年文德皇后崩先葬於昭陵帝念后不置苑中作層臺以望引魏徵同登徵熟視請曰臣目眊不能見帝指視之徵曰臣以爲陛下望獻陵若昭陵臣固見之矣帝泣爲毀臺魏公之愛君何其至歟夫獻陵在長安北百三十里苑中登臺而不見者以畢原爲之障也昭陵在長安西北百六十餘里苑中登臺而反見之者以九嵕山高適當畢原盡處故可遠望而懷思也

温韜之發唐陵也昭陵最固韜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列石牀牀上石函函中爲鐵匣悉藏前世圖書墨蹟韜悉取之遂傳人間惟乾陵尤難開鑿惡風怪雨從陵中出韜懼而止嗟乎昭陵之工何以不及乾陵而太宗之英爽反出武后下哉

太宗崩於翠微宮舊將統飛騎勁兵從皇太子先還都大行御馬輿從官侍扈如常儀凡三日還宮發喪翠微宮去長安二百里（在麟遊縣山中）漢武帝亦崩於五柞宮（在鄠縣終南山下）蓋漢唐都關中離宮別館徧於畿輔天子不常居禁中也唐建東都天子猶嘗巡幸宋都汴明都燕宮闕不出都城之內天子無馳騁之娛遊玩之所明憲宗欲遊海子宰臣持不可甚且天子欲謁天壽山祖陵廷臣惟怯沮止令跬步不出高拱深居不與士大夫相接而猶推柄國者以爲老成持重豈眞漢唐諸卿相皆導其君以般遊哉亦時勢使然也文皇哀册褚遂良奉勅撰書昭陵大法物也策文鏤之玉版藏之元宮温韜盜發應與蘭亭俱出人間今世所傳石刻本未從考其所從來或河南公別書傳世如同州聖教序是也予家有善本以非陵石另裝一策冠十六碑之首卽太宗所云還如疇曩居止相望之意云爾

論贊

史稱太宗翦除隋亂、比迹湯武、致治之美、庶幾成康、諒矣。予過九嵕山、獨撫膺太息於陪塚之盛、以爲創業之君、保全功臣、聯屬一體、未有如斯之摯者也。嗚呼、壯哉。

唐昭陵陪葬諸臣十六碑目（據見存陵石。）

大唐故左僕射上柱國太尉梁文昭公碑。篆書四行。陽文。

唐故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僕射司徒衞景武公碑。篆書五行。陰文。

唐故太常卿上柱國汾陰獻公薛府君之碑。篆書四行。陰文。

大唐故中書令高唐馬公之碑。篆書四行。陽文。

大唐尚書右僕射司徒申文獻公塋兆記。篆書四行。陰文。

唐故特進尚書右僕射虞恭公溫公之碑。篆書四行。陽文。

大唐褚卿之碑。篆書二行。陰文。

大唐上護軍曲阜憲公孔公碑。（禮得。無額。依碑文首行。）

大唐故司空上柱國贈太尉英貞武公碑。篆書四行。陰文。

大唐故禮部尚書張府君之碑。篆書三行。陰文。

大唐太子故少師中書令開府儀同三司幷州都督上柱國固文昭公崔公碑。篆書五行。陽文。

大唐故冠軍大將軍代州都督許公之碑・篆書四行・陽文・

大唐故右驍衞大將軍薛國貞公阿史那府君之碑・篆書三行・陰文・

唐故特進芮定公之碑

唐右武衞將軍乙速孤府君碑・額得・無額・今隸三行・依碑文首行・

大唐故蘭陵長公主碑

史乘參考

按唐制三品以上得立碑。而元老大臣。得請天子題額。其重若此。昭陵諸碑額。爲體不一。多從篆。獨褚亮碑額。書大唐褚卿之碑。篆筆兼隸。殊峭勁。爲太宗御題無疑。蘭陵長公主碑額。今正書。亦虬拔有致。崔敦禮碑額。稱大唐太子故少師。不敢以故加太子之上。甚當乎辭。上十六碑。凡有額者十四。皆親撰也。惟孔憲公及乙速二石缺額。乙速墳在陵後五十里。最遠。大抵古碑多漫滅。若非額。何從辨其人耶。趙子函云。尉遲敬德碑無字而額存。今遍覓未見。蓋碑撰之難。莫如墓碣。荊蓁荒莽中。裹飯以從。霾風裂日。工無所施。高須架土。須掘僵仆者須起。無怪其傳者寥寥也。

論贊

士固有蘊五百之奇才而不見用於世者。蓋亦多矣。房、薛、高唐諸公。獨能乘風雲而依日月。保有功名。乃若篤終禮葬。不但高塚麒麟。穹碑最屬。而且分寢園之地脈。共松柏之天風。君臣之誼。疇曩無忘。尤

卓越千古也。歷千五百餘年。金石難壽。而此十六碑者。尙得與三峯八水。流峙人間。世知貴重。諸公又何多幸歟。

唐昭陵石蹟考略卷二

左僕射太尉房文昭公碑

公諱元齡貞觀二十二年薨壽七十墓在陵東南第七列第三區劉洞村碑殘缺褚遂良書三十四行每行上截尺許存二十餘字此碑集古錄楊東里王弇州皆所未收也明崇正丁丑苟好善脩醴泉縣志此碑存五百字今康熙乙巳存四百八十字

史乘參考

舊唐書公諱喬字元齡碑曰諱元齡字喬新唐書從碑方隋文混一天下人謂隋祚方永公獨知其有覆亡之兆年十八舉隋進士吏侍郎高孝基名知人曰此郎當爲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耳補隰城尉坐累徙上郡太宗以燉煌公徇涓北公謁軍門一見如舊署記室征伐未嘗不從貞觀初封梁國公居相位十五年女爲王妃男尚公主元齡以權寵固辭相職不允疾甚帝命鑿苑牆以便候問元齡明達吏治而飾以文雅嘗避位不出帝幸芙蓉園元齡戒子弟汎埽庭除曰乘輿且至帝果幸其第載與俱歸帝伐遼元齡居守有男子詣朝堂上變公詰狀曰我乃告公元齡不發函遣詣行在見帝曰告房元齡帝亦不發函而斬之其委任若此公嘗問正主庇民之道於文中子子曰先遣其身而後能無私能無私而後能公天下以爲心道可行矣此卽房公之所以事太宗者哉

論贊

昔蕭何爲漢元功而多賣田宅以自汚何其陋也文昭公草昧輔文皇旋踵於昇平功莫與京要其所以致之者一本之以至誠君臣之間肝膈洞然始終無閒嗚呼盛矣鄭侯其猶刀筆之餘習歟

尙書右僕射司徒衞景武公碑

公諱靖貞觀二十三年薨壽七十九墓在陵東南第八列第三區劉洞村東當時惟公與英公詔準漢衞霍故事起塚象鐵山積石山以旌殊功中峯與西峯相連東北別爲一峯高五十五尺東西七十五尺土人謂之三塚碑許敬宗撰王知敬書石高丈許廣三尺五寸四十行每行八十八字下截剝蝕過半宋游師雄景淑別立一碑記於其側崇正丁丑醴泉縣志存千五百字今千三百字

史乘參考

碑與新書皆云公諱靖字藥師舊書云本名藥師史云公三原人碑云公隴西成紀人爲隋汲縣令歷三原安陽考績連最或令三原而家焉未可知也史云高祖征突厥公爲馬邑丞自囚上變告碑亦未言豈諱之耶史云高祖定京師將斬公秦王力請得釋從平王世充又詔公安輯江陵阻蕭銑兵不得進高祖又詔都督許紹斬公賴紹力而免碑皆未言乃與趙郡王孝恭畫十策竟平江陵史云授嶺南撫慰使碑云授嶺南安撫大使檢校桂州總管碑與史之詳略互異不可殫述公廟在三原西關有唐李衞公故里石碑子孫尙百餘戶居縣西五里之橋頭村咸業農（其地屬涇陽）文宗時韋端符李衞公故

物記云太和二年冬李丞彥芳爲衞公之胄家藏賜書與他服器十餘物文今不具錄內云文帝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有云吾不從中制也公疾親臨數四其一曰有書夜視公疾大老嫗遣來吾欲熟知起居狀權文公德輿視此詔捧泣曰君臣之際乃如是耶公之勞烈如是固有以感之也其後彥芳上之文宗愛之不釋手悉留禁中勅模詔本還賜彥芳別賜束帛衣服乃楊國忠以公家廟作馬廄國忠之膏血豈足汚原野哉今廣西藤縣有公廟土人崇祀若漢伏波潞安府亦有廟

論贊

衞公平兩大國擒兩可汗於有唐締造功最鉅迹其攻取戰克雄謀淵慮讀兵法一書卽所稱古韓白衞霍何以加焉而進退以禮有古名臣大君子之風保有名位慶流孫子此則房杜諸臣之所歎息而莫及者也

太常卿上柱國汾陰薛獻公碑

公諱收武德七年薨年三十三墓在陵東南第九列第二區趙村東南碑殘缺不知誰書據金石錄文爲于志甯撰丁丑醴志存百餘字今亦百十字

史乘參考

公以記室終史云永徽間贈太常卿而不言其謚但太宗旣詔公列於陪陵當日豈無贈謚又不建碑而待之永徽耶史旣失眞碑又久蝕若不觀其額何從知其爲太常卿謚曰獻也緣以爲太常與謚皆

貞觀時事。秦王平東都凱歸。繫兩國主於馬前。王披黃金甲。齊王元吉、李勣二十五將從其後。鐵騎萬匹。甲士三萬人。前後部鼓吹。震動山谷。煌煌盛烈哉。乃出薛公數語之贊襄也。方竇建德之援東都。勢甚銳。諸將欲避其鋒。公曰。使兩賊若合。飛穀輓糧。更相資哺。伊、瀍閒未可歲月而定。不若嚴兵固壘。以困東都。大王督精銳。據成皋之險。要德歸路。俟其老疲。不旬日二賊可並縛耳。王曰善。果擒建德。幷降世充。公子元超。九歲襲爵。好學善屬文。高宗朝。歷中書侍郎。武后預政。陽喑致疾卒。贈金紫光祿大夫。陪葬乾陵。

論贊

夫學所以經世也。薛公爲道衡之冢子。文中子高弟。從太宗晝平世充、建德之策。何其神歟。信乎文章經緯。儒者之能事。而年不永。惜夫。帝曰。使薛收而在。當以中書令處之。魏徵論禮樂曰。使董薛在。適不至此。吁。其有以知收之深矣。

中書令右僕射馬高唐公碑

公諱周。貞觀二十二年薨。壽四十八。墓在陵東南第七列第七區趙村東南。碑、據金石錄爲許敬宗撰。殷仲容書。碑三十七行。剝落有永徽二年贈尚書右僕射詔書。丁丑醴志存六百餘字。今三百餘字。

史乘參考

史云。公少孤貧嗜學。補州助教。爲刺史嗤讓去。密州守趙仁本奇其才。厚資之入關。過汴。爲浚儀令所

咄辱客新豐主人不禮焉至長安客中郎將常何家代其陳言二十事太宗曰是達國體可相也何答曰臣客馬周爲之上喜召見未至趣者四輩卽直門下省拜監察御史周機辨明銳所敷奏動中事會帝未嘗不喟然稱善岑文本嘗言馬周論事援引事類揚搉古今無一言可損益聽之娓娓令人忘倦第鳶肩火色騰上必速雩年不久長耳累遷中書侍郎上征遼以中書令輔太子定州還攝吏尙書病消渴連年帝幸翠微宮求勝地爲搆第尙食賜膳帝躬爲調藥卒贈幽州都督帝嘗以飛白書賜周曰鸞鳳冲霄必假羽翼肱股之寄要在忠力子載爲吏部侍郎典選有能名亦葬陪陵周爲御史時嘗遣人以圖購宅衆謂其起家書生素無貲皆竊笑他日白有佳宅直二百萬周據以聞詔有司給直併賜奴婢什物由是人始悟周之領選也廢浚儀令武德及貞觀初宰臣類皆與帝共起艱難驅馳戎馬或仕於隋或依附羣雄自歸者如劉文靜裴寂隋官李靖隋馬邑丞也李勣李密之將軍房元齡隋進士爲羽騎隰城二尉杜如晦爲隋滎陽尉竇威隋祕書郎魏徵事元寶藏及李密典書檄蕭瑀乃梁明帝子初封新安王入隋爲河池刺史溫彥博隋直內史省王珪隋校讐內祕書省戴胄隋門下錄事岑文本蕭銑之中書侍郎劉洎亦蕭銑黃門侍郎褚遂良乃爲薛舉通事舍人李綱孫伏伽以善諫稱綱仕周爲齊王參軍仕隋爲太子洗馬伏伽隋小吏累勞補萬年法曹惟獨竇王博州布衣起徒步登廟廊天子恨相見晚顧不異哉

論贊

天下何嘗無才。顧不特昏主委之草葬。以漢文帝之明。而賈生深識治體。猶寥落以死。則太宗之用馬周。非千載一時哉。顧周能得之於神武之天子。而不能得之於刺史與淩儀令。吁。亦何足多怪歟。

附錄

明皇時。張嘉貞爲天兵軍使入朝。天子嘉其忠。且許以相。踰年。嘉貞奏曰。昔馬周徒步謁人主。血氣方壯。太宗用之。能盡其才。甫五十而沒。向使用少晚。則無及已。陛下不以臣不肖。必用之要及其時。後衰無能爲也。久之。帝欲用嘉貞而忘其名。夜半詔中書曰。朕嘗記其風操。今爲北方大將。張其姓。複其名。卿爲我思之。中書以張齊邱對。帝曰。是耶非耶。夜檢大臣表疏。舉一則嘉貞所獻。因得其名。即詔以爲中書侍郎。同平章事。遷中書令。嗟乎。元宗之用嘉貞。庶幾乃祖之風。而爲治不終。何歟。

尙書右僕射司徒高申文獻公碑

公諱士廉。貞觀二十一年薨。年七十二。墓在陵東南房梁公墓北劉洞村。獨踞小阜。並無行列。稍北稍右。即近諸妃諸公主墳。蓋公爲內戚。故特親而異之。碑據金石錄。許敬宗撰。趙模書。此碑計三十七行。僅存上截。丁丑醴志存三百餘字。今只百餘字。碑側有題字。一云會昌四年五月四日。六代孫尙書左丞元裕拜塋所。一云六代孫正議大夫行給事中上柱國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賜紫金魚袋少逸謹附名題於碑側。會昌四年五月十五日。

史乘參考

史云公諱儉字士廉以字行士廉爲僕射日當時榮之謂士廉三世居此官而元裕、少逸相代兄弟迭居禁中當日亦以爲榮第史不言其爲申公後賴題名而見耳申公之卒太宗將出哭左右諫曰陛下方藥餌於理不得臨喪不聽無忌中道伏臥流涕諫帝乃還入東苑東望哭及柩出復登樓望哭

論贊

高申公以故王孫子負其才地以嶺表歸朝足致通顯矣況能物色眞人於塵埃中早以甥女妻太宗其識有過人者史言高竇雖緣外戚然自以才猷結天子時有遇合故見諸事業古來賢豪不遭興運埋光鏟采與草木俱腐者可勝歎哉

尚書右僕射虞恭公温公碑

公諱彥博貞觀十年薨壽六十三墓在陵東南第八列第二區劉洞村碑歐陽詢書時詢年七十餘矣精健如是世所傳九成宮皇甫君碑日就剝蝕若薦福寺化度寺房彥謙諸碑見無存者此碑計三十六行行僅存上截尺許數行丁丑醴志存四百二十字今三百餘字余更得宋搨殘本數行二百餘字尤可貴也按房彥謙碑今尚完好來齋未攷耳

史乘參考

隋亂彥博依幽州總管羅藝爲司馬歸爲幷州道行軍長史突厥入寇王師敗被執囚苦寒之地突厥降得歸朝詔議處突厥以安邊彥博議宜如漢置匈奴五原塞以爲捍蔽與魏徵廷辨不勝其後突厥

反。帝亦悔之。彥博善辭令。進止詳華。人皆拭目觀。高祖嘗宴近臣。命秦王諭旨。既願左右曰。何如溫彥博兄大雅。黃門侍郎。彥博與弟大有俱中書侍郎。對管華近。高祖嘗曰。我起晉陽。爲卿一門耳。顏魯公家廟碑云。溫大雅與思魯（魯公高祖）同事東宮。彥博與愍楚（魯公高叔祖）同直內史省。彥博與遊秦（亦魯公高叔祖）同典校祕閣。二家兄弟。各爲一時人物之選。少時學業。顏氏爲優。其後職位。溫氏爲盛。其爲通賢所稱若此。

論贊

虞恭公爲突厥所獲。囚陰山不屈。庶幾蘇屬國之風。乃其畫安邊之策。與魏文貞公異議。或亦其所見之不逮也。顧高祖起晉陽。一時相服從之徒。皆聞家世。才辨斌斌。極人物之盛。豈漢高起馬上。僅一叔孫通猶欲溺其冠者。可同年語哉。

陽翟侯褚公碑

公諱亮。貞觀二十年薨。壽八十。墓在陵東南第八列第五區西峪村。碑殘毀。與馬唐公碑如出一手。疑是殷仲容書。計二十八行。亦惟上半二尺許有五百餘字。碑額題曰。大唐褚卿之碑。爲太宗御書無疑。碑雖漫漶。有龍朔封陽翟侯等字。可見此碑立於高宗朝也。

史乘參考

史云。公博覽圖史。經目輒不忘。在陳與江總諸名士賦詩。咸推服。入唐事太宗爲散騎常侍。老矣。帝征

遼子遂良從詔亮曰。疇昔師旅。卿未嘗不在其中。今朕薄伐。君已老。俛仰歲月且三十年。眷言及此。我勞如何。今以遂良行。想君不惜一子與朕。善居加食。亮頓首謝。初帝常聘名碩杜如晦等十八人。俱以本官兼學士。亮預焉。特命閻立本圖像。而亮爲之讚。是時天下嚮慕。比之登瀛洲。遂良與長孫無忌、李世勣等。同受顧命。高宗永徽二年。以吏尚書同中書門下四年。爲尚書右僕射。知政事。六年。貶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再貶愛州刺史。三年。死愛州。距乃翁之死。俛仰十年事耳。遭時不造。竄逐以死。未知歸葬何所。陵中諸碑。爲公所書者固多。今惟房文昭公一石數行存耳。長孫以元舅之尊。亦爲武后貶斥死。不知何以復得歸葬陪陵。獨李勣豐碑屹然。且爲高宗御書以視二公。何能無愧。

論贊

褚康侯委蛇於陳隋之閒。善楊元慤。仕薛舉。亦士所遭之不幸也。卒以文辭雅贍著聲瀛洲。有河南公遂良爲之子。登台司。無忝顧命。庶幾無憾。若夫愛州之禍。實唐運之氛祲。非獨一家之運會使然也。

唐昭陵石蹟考略卷三

上護軍曲阜憲公孔公碑

公諱穎達貞觀二十二年六月十八日薨年七十五葬在陵東南第八列第六區西峪村與褚陽翟温恭公李衞公同列碑于志甯撰不知誰書三十四行趙子函謂公有功六經鬼神呵護碑獨完好今殊不然也字規模似虞褚丁丑醴志存千字今七百餘字

史乘參考

按唐史公字仲達碑字冲遠當從碑大業初爲河内郡博士煬帝徵儒官集東都與國子祕書學士論難先輩宿儒恥爲之屈遣刺客圖之楊元感匿之而免太宗平東都引爲秦府學士（子志·孫惠元·三世典成均司業）

論贊

煬帝方以空梁落燕泥殺辭道衡又何怪在庭諸老宿嫉庭草無人之句耶幸逢英主展其素學表彰六經爲東宮師保卒謚曰憲得預陪陵無忝厥祖矣

燕國于公志甯文藻重當時豐碑巨製多出其手以事太子承乾竭節受知太宗乃不獲預陪陵葬三原縣之北原幷其孫都督辯機刺史大猷之墓咸在縣志失載千年來無有知燕公墓在三原者且以燕公之墓碑指爲其子吏部郎中于立政之墓碑大都不揭碑額故有此失侗乙巳夏展拜墓下墓稍

削毀。四石獸尙存。時正重修秦志。侗因以告河濱李叔則先生楷。求其訂改。先生攘袂大喜。以爲有功古人。今觀秦新通志。仍踵前謬。何哉。因歎志乘多訛。衞公靖、萊公如晦陪冢昭陵。碑石見存。此無可疑者。乃衞塚複載於涇陽之孟店鎭。萊塚複載於長安城南之司馬村。又如段太尉秀實死後。德宗改殯於灞側。立碑以紀之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今載於臨潼縣之西斜口鎭。俗尙稱爲段烈士廟。但碑石亡矣。乃汧陽縣志載段府君行琛墓。又有曰段秀實墓。不知行琛乃太尉之父。汧陽人。墓碑張增書。予搨有之。太尉墓實不在此。何未深考歟。李西平晟墓在高陵。裴晉公撰文。柳誠懸書碑。人謂三絕碑。予亦有之。灼灼耳目。於高陵縣志反失載。而載於狄道縣西之二十里。此又何據歟。秦新志頗見稱於通人。然其謬不勝指也。

司空上柱國太尉英貞武公碑

公諱勣。總章二年薨。壽八十八。咸亨元年葬。墓在陵東南第十列第三區趙村東南。起塚象烏德鍵山、陰山、鐵山。以旌殊功。碑、儀鳳二年高宗御製御書。陵中碑製皆精工。此碑爲最高大。瑩潤如玉。螭座螭首。幾二丈許。廣五尺八寸。計三十二行。每行上半六十三字。朗潤可觀。下半盡磨滅。則亦以葦搨架不蓋蓬。爲鄉人苦。故多毀之。衞公墓居北。此墓居南。土人謂之下三塚。

史乘參考

世勣與魏鄭公徵俱事李密。鄭公典書檄。世勣爲將軍守黎陽。及密與王世充戰敗歸唐。其地東薄

西直汝北抵魏。皆世勣統之。未有屬也。世勣謂長史郭孝恪曰。土地人衆。皆魏公所有。而吾獻之。是利主之敗自爲功。吾不忍爲也。乃籍郡縣戶口數。啓密自上之。孝恪至京。帝訝世勣無表。孝恪以其言對。帝歎曰。眞純臣也。及密誅。世勣表請收葬。詔歸其屍。世勣舉軍縞素。葬之於黎陽大伾山。碑中有云。密來投附。公獨未歸。既承其旨。方奉皇運。誠於所事。造次必形者是也。其後與衞公屢出塞。擒可汗。有大功。受顧命之重。列陪陵之榮。有自來矣。第陛下家事一言。甯不負太宗耶。乃敬業稱兵。武后既發公塚而暴其屍。此碑獨不毀。何與。密葬黎陽大伾山西五里。鄭公爲密墓誌。盛推尊密。略無諱忌。詞亦雄贍。文皇爲鄭公書碑。今亡矣。高宗爲英公書碑。得獨存。豈非厚幸。

貞元閒。吐蕃陷麟州。僧延素爲所得。吐蕃將有徐舍人者。謂延素曰。我英公五代孫也。武后時。吾高祖建義不成。子孫流播異域。雖代居祿位典兵。然思本之心不忘。顧宗族大。不能自拔耳。今聽汝歸。遂縱之。然則英公之苗裔至中國不能存。淪爲旃裘之長。可歎也。

論贊

漢之興也。項羽爲之先驅。唐之興也。李密實首發難。羽叱咤生風。微司馬子長之筆。則拔山蓋世。亦無由而傳。密非羽比。然亦一世之雄。信布楚將。卒爲漢臣。英公鄭公。始事密而終爲唐之良佐。信有天焉。未可以成敗論也。世勣統數十州之地歸唐。而不有其功。密以叛誅。而表請收葬。不負事人之節。可謂難矣。勣幸而豐碑存。後人因以識其塚。鄭公豐碑。一仆於文皇。再墜於今之豎子。今但稱爲丞相塚云。

鄭公墓・居陵西三十餘里莊河村之西・界以流水・山半數塚・一碑仆地無字・

丙午秋余復侍家大人守澶州登披雲樓・宋眞宗契丹時駐蹕於此・遙憶此地古來爭戰之場英雄之所馳驅也壁壘猶存北望鉅鹿想天地之震動咫尺黎陽憶廢庾之貯積過大伾繙濬縣志讀之得鄭公所爲密墓誌深歎其不終澶州夜雪鈴柝聲寒展項羽紀一再讀之因歎草昧英雄成就如此不自知欲歌而欲泣也太宗以英年取天下而以天下困於高麗英公之平高麗也年八十矣蓼強國主之頸獻俘昭陵闕下而告成功嗚呼煬帝一出太宗再行未有振旅若斯之盛者也

禮部尙書張公碑

公諱後允永徽間致仕卒年八十八墓在陵東南第九列第四區西峪村碑殘缺寥寥數字無從考其撰書姓字趙子函稱其書精健得河南之支流開平原之門戶者額題曰故禮部尙書

史乘參考

按史云太宗微時受經於崑山張後允嗣宗武德中擢員外散騎封新野公帝卽位以燕王咨議從來朝召見賜燕帝從容曰今日弟子何如後允曰昔聖門三千達者無子男之位臣翼贊一人王天下計臣功過宜聖百矣帝爲莞然出爲睦州刺史乞骸召見異其精力帝曰先生耳目聰明步履矯健欲何官當以相授後允謝不敢已從所請授國子祭酒永徽致仕加金紫光祿大夫朝朔望卒贈禮部尙書碑有詔書曰故金紫光祿大夫張後允多一後字不知何解唐書謚曰康孫齊邱節度

使曾孫鎰、中書侍郎

論贊

帝王之興、其神靈本自天授、然亦何嘗無師、張允經術文采不概見、乃太宗童齔之年、北面稱弟子焉、雖奄有天下、非允之力、而典章文物、燦然明備、孰令帝篤雅如此其至也、宜其自誇孔門榮矣、宣聖之後、天下無師、隋之末也、文中子講道河汾、一時從學、如竇威、温大雅、房元齡、杜如晦、魏徵、杜淹、李靖、陳叔達之倫、皆蔚然一代興王之選、天實生之、以啓唐運歟、

太子故少師中書令固文昭崔公碑

公諱敦禮、顯慶中卒、碑殘缺、金石錄、爲于志甯撰、于立政書、亦以碑額知爲崔公墓在陵東南第九列第五區趙村東南趙子函云、遊九嵕方看孔憲公碑、馬忽逸追之、馬止處、一碑仆地、募人起之、乃崔公敦禮碑、大半完好、是亦一奇也、子函迄今八十餘年、碑雖不再仆、字損過半矣、丁丑醴志七百餘字、今五百餘字、

史乘參考

崔公先名元禮、高祖改爲敦禮、金石錄曰崔安禮、非是、本山東著姓、魏末從關中、頗涉文史、重節義、武德中、嘗出使幽州、召盧江王瑗、瑗反、執敦禮、不爲屈、太宗聞而壯之、貞觀初、以爲兵部侍郎、頻使突厥、轉靈州都督、兵尚書、安撫回紇、與李勣擊破薛延陀、深識番情、永徽初、爲侍中、脩國史、加中書令、顯慶

中。勅召其子定襄司馬餘慶侍疾。尋卒。餘慶亦官兵尚書。孫與愼、兵侍郎。

論贊

漢制非軍功不侯。非列侯不相。自漢武帝相平津於布衣。相道由此而明。相業由此而衰。唐猶近古。或由政府。出爲大帥。或由方鎭。入主中書。宋韓、范諸公。嘗建牙邊境。有敵愾之功。惟明之用相。始與古異。今觀崔公。非有他長。特以其重氣節。頻出使絕域。深識番情。破延陁有功。其爲相也。清愼無過。子孫咸膴仕。不墜家聲。亦足重矣。

冠軍大將軍許公碑

公諱洛仁。永徽□年薨。年八十八。碑殘缺不可讀。亦不知誰氏撰書。墓在陵東第十列第一區趙村東南。與英公、鄂公同列。丁丑醴志九百餘字。今八百五十餘字。

史乘參考

按唐史許世緒、幷人。隋末爲鷹揚府司馬。嘗勸高祖首建義旗。高祖奇之。親顧日厚。武德中。爲蔡州刺史。封眞定郡公卒。弟洛仁。亦以元從功。官至大將軍。附世緒傳末。碑則詳其破宋老生、劉武周之功。以爲驍勇絕倫。

論贊

隋政不綱。世緒亦勸高祖以建義旗爲天下倡。乃知晉陽宮所朝夕深謀而祕計者。不獨裴寂、劉文靜、

諸君已也。洛仁仗劍從軍。屢著戰功。享高爵遐齡。更預陪陵之典。其視兄世緒。蓋知勇之特見於弟昆者矣。

右驍衛大將軍薛國貞公阿史那公碑

公諱忠。碑泐。不詳其卒逝年葬及撰書姓名。亦以其額知爲阿史那忠之碑也。墓在陵東第九列第六區西峪村。與薛收同列。丁丑醴志存七百餘字。今五百餘字。

史乘參考

按唐史突利可汗之來奔也。頡利乃立蘇尼失爲小可汗。及頡利爲李靖所破。獨騎而投之。蘇尼失因舉國內歸。遂令其子擒頡利以獻。太宗賞賜優厚。賜其子名曰忠。拜蘇尼失北甯州都督。右衛大將軍。懷德郡王。貞觀八年卒。忠以擒頡利功。拜左屯衛大將軍。妻以宗女定襄公主。稱史氏。遷衛大將軍。永徽初。封薛國公。累遷右驍衛大將軍。所歷以清謹稱。時人比之金日磾。上元初卒。復姓阿史那氏。

論贊

忠固磧北一降王子耳。雖太宗之推心置腹。撫馭得宜。亦在朝英衛諸公之威稜震疊。有以服其心而戢其蟄也。嗚呼。此豈後世之所及哉。

特進豆盧芮定公碑

公諱寬。永徽元年卒。碑殘缺。據金石錄。李義府撰。不知書者名。墓在陵東第八列第四區西峪村。與李

衞公同列而居其東丁丑醴志存四百餘字今三百餘字

史乘參考

按唐史豆盧代北著姓魏太和中稱單姓爲盧寬乃隋文帝之外孫爲梁泉令高祖定關中與刺史蕭瑀同赴京師累授殿中監貞觀中歷禮尚書左衞大將軍封芮國公子懷讓尚高祖女萬春公主太宗嘗手勅太子曰懷讓患水邊身腫復利形勢極惡多恐不濟遺愛勞發大重氣候似少可於豆盧亦恐難差傷念不可言

論贊

高祖入長安寬以守令歸唐且有懿親其獲寵任宜也今觀太宗手勅其篤姻婭之愛若是遺愛怨望不得其終曾豆盧之不若何哉寬孫欽望官至宰相雖具位亦不墜厥宗矣

唐武衞將軍乙速孤公碑

公諱行儼永徽中卒碑劉憲撰白義旺分書墓在陵北山後五十餘里叱干村東與其父左領軍將軍神慶墓相去十餘步劉白二人在當時不甚知名於唐書亦無考丁丑醴志存二千五百餘字今存二千餘字以路遠僻墓搨者少故特全

史乘參考

按唐史行儼以字行本姓王太原人六代祖顯元魏驃騎大將軍賜姓而爲乙速孤歷世顯仕父神慶

左領軍將軍。仕唐三世矣。何以不復本姓爲王。而襲沙磧之號。異哉。

論贊

昔漢武事西域。幕南無王庭。而後金日磾始爲漢用也。唐太宗撝突厥可汗。破吐谷渾。滅焉耆、高昌。而後阿史那、賀蘭、契苾、乙速、諸大姓。始爲唐用也。史言北性悖固。其知義所在。無有顧望。是固然耳。後世限人以資格。而文法以束縛之。欲野無遺賢。難矣。況能索騏驥於驪黃外哉。不能不三致歎於漢唐之盛也。

蘭陵長公主碑

公主諱淑。顯慶四年薨。年三十二。墓在昭陵東第九列第七區。老公營西碑。據金石錄。李義甫撰。無書者姓名。亦多殘缺。丁丑醴志存六百餘字。予搨得七百五十字。

史乘參考

按唐史。太宗二十一女。蘭陵第十九女也。名淑。字麗貞。降太穆皇太后族子扶風竇懷悊。唐書云。爲竟州都督。碑云。慶州諸軍事使持節慶州刺史。又按唐書太宗二十一女。其陪葬昭陵者。常山、新城。以下十六主。碑存者。惟蘭陵耳。戲鴻堂集帖有汝南公主墓誌。虞世南書。汝南亦葬陪陵。不知卽塚中之石出諸人間。或永興公別書以傳世也。趙子函又得清河公主碑額。

論贊

唐之家法。半壞於諸公主。其以賢懿稱者。不少概見。高祖平陽長公主之陪葬獻陵也。以其起兵司竹。與太宗合軍渭北。有開國大功。故給羽葆、鼓吹、班劍、甲士、以軍禮葬。宜也。若太宗諸女蘭陵諸公主之陪葬。不過怙愛邀榮而已。何足多哉。

唐昭陵石蹟考略卷四

北闕石琢擒伏歸降諸番君長侍立十四人。西第一・長安志作咄苾・

突厥頡利可汗左衞大將軍阿史那咄苾。

突厥利可汗左衞大將軍阿史那什苾。東第一・長安志作什鉢苾・

突厥乙沙泥孰俟利苾可汗右武衞大將軍阿史那你爾。西第二・

薛延陀眞珠毗珈可汗。東第二・

吐蕃贊普。西第三・

新羅樂浪郡王金眞德。東第三・

吐谷渾河源郡王烏地拔。西第四・

勒豆可汗慕容諾曷鉢。東第四・

龜茲王訶黎布失布失畢。西第五・

于闐信。東第五・

焉耆王龍突騎支。西第六・

高昌王右武衞將軍麴智勇。東第六・

林邑王范頭利。西第七。

婆羅門帝那伏帝國王阿那順。東第七。

諸石像高八九尺。踰常形。座高三尺許。或兜鍪戎服。或冠裳紱冕。極爲偉觀。分列陵北。東西相向。以西首頡利爲第一。又北爲後殿。址尚存。

按宋游師雄刻唐昭陵圖記。列諸番君長石像十四人。明萬歷戊午。終南趙崡記云。歷朝祭碑與翁仲或側或仆。以予所見。無十四石之數。且多殘毀。不但欹仆而已。胸背亦無字迹可見。因慨昭陵在空山中。歷代祀典。脩葺不缺。何以毀壞若是。乃乾陵周順陵在驛路傍。翁仲石獸。備極瑰偉。余數過之。完好無恙。可慨也。

史乘參考

突厥頡利可汗左衞大將軍阿史那咄苾。貞觀三年。李靖所擒。獻俘告廟。

突厥利可汗左衞大將軍阿史那什缽。貞觀二年歸朝。

突厥始畢可汗妻隋義成公主。始畢死。子什鉢苾幼。立弟處羅。仍妻義成。處羅死。立頡利爲可汗。復妻義成。於是什鉢苾長矣。別立爲突利可汗。頡利數寇侵。已又與突利連兵入至渭橋。太宗親禦之。與盟而退。頡利暴而諸部叛貳。與突利相怨。突利身入朝自歸。頡利復犯邊。貞觀三年。詔李靖出擊。大破之。斬萬餘級。俘十餘萬。擒頡利。帝御順天樓。受俘告廟。已悉還其家屬。廩食之。高祖喜曰。吾昔

困突厥。我子能滅之。付託得人矣。貞觀八年。頡利死。唐書云。起塚灞陵東。突利自順州入朝。道死。祔焉。今圖列在陪陵內。當從圖。墓昭陵西第五列第三區。

突厥乙注泥孰俟利毖可汗右武衞大將軍阿史那你爾貞觀三年。與頡利同擒。

頡利族人思摩。不得於頡利。頡利敗。親暱皆散。獨思摩不去。俱被執。帝嘉之。封爲懷化王。突厥之亡。其衆北走薛延陁。西奔吐番。其降唐者。尙十餘萬。詔廷臣議區處之宜。溫恭公彥博以爲宜如漢武故事。處之內地。教以禮義。畊農。後當爲編氓。魏鄭公徵獨以爲不然。帝從溫議處之。北自幽州。西至靈州。置定襄、雲中二大都督以統之。後結率社欲結種人作亂。羣臣言不便。天子亦悔之。乃册思摩爲泥孰俟利毖可汗。賜國姓。令率種落還故都。臨行。帝張宴置酒。引思摩前。撫慰之曰。人情樹葅一草木。見其蕃息輒喜。今我撫爾民。畜爾馬牛羊。十餘年豐熾如此。能無念乎。所以遣汝歸故部者。亦以慰爾衆。殷殷懷土之思也。思摩泣下。奉觴言。願子孫世世事唐。効犬馬。時華夷觀者數萬。莫不感激。揮涕焉。思摩率衆十萬。勝兵四萬。馬九萬匹以行。後爲薛延陁所擊。遂入朝。留宿衞。卒葬陪陵。墓在陵西第七列第三區。與賀蘭□□同列。趙子函得李思摩碑額。

薛延陁眞珠毘珈可汗貞觀十五年。李世勣破之。二十年。帝幸靈州。絕其婚。降之。

方諸部叛頡利。歸薛延陁。推其俟斤夷男爲可汗。夷男不敢當。帝乃遣使開道。册拜夷男爲眞珠毘珈可汗。令建牙大漠北。泥孰可汗之歸憚延陁強。不敢行。帝特詔延陁各守境。無爲寇災。居三年。延

陁率衆二十萬擊之泥孰走保朔州告急詔世勣等分道進討敗延陁於諾眞水會大雪延陁人畜死者多遂乞和親羣臣以爲便帝許之公主行有日契苾何力自延陁還陳不可帝曰天子無戲言何力曰但詔延陁至京師迎女若憚不前卽拒之有辭矣帝曰善幸靈州召使親迎責以聘其眞珠厚斂諸部牛馬以爲聘經沙磧死過半以禮不備絕之眞珠憤恚死多彌可汗立詔江夏王道宗擊之多彌走死衆立咄摩支貞觀二十年復遣世勣圖之至鬱督軍山咄摩支降

吐番贊普貞觀十二年侯君集擊降之

吐番唐西羌也羌屬百五十種俗謂強雄者曰贊丈夫曰普貞觀八年賚玉幣貢求婚不許旁擊吐谷渾攻党項白蘭寇松州十二年詔尚書侯君集將軍執失思力等出討而懼遣使謝罪固請婚執子婿禮甚恭遣豪酋子弟入學後乃滋大爲唐患

新羅樂浪郡王金眞德貞觀五年獻女樂

新羅屬漢樂浪地在高麗東武德閒朝貢與高麗扶餘百濟數相侵奪太宗賜扶餘璽書曰新羅朕藩臣王鄰國也數聞相侵暴已詔高麗新羅申和

（以下原闕一葉）

一人矣。當從石爲二人。

龜茲王訶黎布失布失畢（貞觀二十一年。阿史那社爾破滅之。俘以獻。）

龜茲東距長安七千里。高祖時來朝。太宗時獻馬。後臣西突厥。帝怒其佐焉耆殺栗婆準也。貞觀二十一年。議討之。是夜月食昴。以阿史那社爾爲崑邱道行軍大總管。契苾何力副之。發鐵勒十三部兵十萬。拔王城。王阿黎希失畢（石作阿黎布失布失畢。）走出。社爾追六百里執之。西域震恐。社爾立布失畢弟爲龜茲王。勒石記功而還。帝受俘紫微殿。

于闐信

于闐王伏闍信也。龜茲已破。長史薛萬備言於社爾。願得假輕騎降于闐王以來。至于闐。其王伏闍信卽隨使者以朝。

李靖破蕭銑時。高祖賜以玉帶。于闐獻也。乾陵有無字碑。極高大。質潤如玉。亦傳于闐所進。

焉耆王龍突騎支（貞觀十八年。帝幸洛陽。郭孝恪執龍突騎支歸行在。）

突騎支貞觀中使來朝。侯君集討高昌。來助師。已與西突厥親。不朝貢。安西都護郭孝恪請討。貞觀十八年以孝恪爲西州道總管。騎支弟栗婆準降。以爲鄉導。焉耆城郭周三十里。四面大山。海水環焉。恃固不爲虞。孝恪倍道絕水進。夜傅堞。達曙。譟而登。執突騎支以來。以栗婆準攝國。孝恪旋師三日。西突厥屈利啜兵來援。執栗婆準。從兄薛婆阿那支自爲王。獻栗婆準龜茲殺之。

高昌王右武衛將軍麴智勇（貞觀十三年十二月，侯君集出擊之，智勇降，唐書曰智盛。）

高昌直京師七千里，都交河城。（漢車師前王庭也。）貞觀中，高昌王麴文太來朝，禮遇厚，賜國姓，封其妻隋宇文氏女爲常樂公主。久之，文太驁遏絕西域使，拘留中國人，與西突厥擊焉耆，焉耆訴之。帝遣使問狀，薛延陀亦請爲鄉導。貞觀十三年，遣侯君集爲交河總管，薛萬均爲副，擊之。師臨磧口，乃憂悸卒。君集不伐喪，既葬，鼓行進。朝攻午克之，智盛出降。

林邑王范頭利

林邑直交州南海行三千里，隋仁壽中，遣將伐之。其王范梵志挺走。武德中，再獻方物。高祖設九部（以下原闕一葉）

且謂中國也。皆對曰無有。乃出迎膜拜。受詔書戴之頂。復遣使者隨入朝。二十二年，遣長史王元策使其國，以蔣師仁爲副。未至，尸羅逸多死，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兵拒元策。時騎纔數十，戰不勝，皆沒。時吐蕃以尚主親中國，元策挺身奔吐蕃。西鄙檄召鄰國兵，吐蕃泥婆羅皆將騎士以來。貞觀二十一年五月，元策部分之，攻和羅城，三日破之。阿羅那順委國走，合散兵復陣，師仁破擒之，獲其妃王子萬二千人，雜畜三萬，降城五百八十，獻俘告廟。

論贊

漢高祖以誅秦滅項之雄威。乃有平城之困。用陳平計。僥倖解圍。非一日矣。武帝勤師萬里。罷敝中國。或譏其窮兵黷武。皆儒者之迂談。曾何當於帝王撻伐之盛烈也。唐太宗削平區宇。突厥方張。不數年而兩可汗繫頸闕下。已乃破滅吐谷渾。十三年擊吐蕃。明年降高昌。又明年滅焉耆。平薛延陀。俘龜茲。士無遺鏃。兵不血刃。庭空北漠。威震西域。詩所謂燀燀煒煒。如霆如雷者。又何以加茲。今觀此十四石。非翁仲之謂也。當日控弦數十萬。鐵騎如雲。與英、衛諸公旗鼓於陰山、瀚海之隅者。今拱立享殿。長侍幽闕。千載猶一日也。可不謂雄哉。唐之滅西域也。龜茲有老人善推步。曰西域終當爲唐所有。卽吾國不出五年。亦當滅於唐。然則外荒之興亡。固亦有天運存焉。貞觀二十年。鐵勒、迴紇十一姓數千人會靈州。以薛延陀不能事唐。奴等歸命天子。請置唐官。帝幸靈州。諸蕃請尊帝爲天可汗。北荒悉平。帝爲詩曰。雪恥酬百王。除凶埽千古。要所以致此大烈者。英、衛師武臣力。惟遼東之役。天子無功。而功成於八十老將。豈所謂陛下不善將兵。善將將者歟。婆羅門。今所謂天竺佛國也。漢明帝時。佛法始來中夏。猶未有使者至其地。唐元奘以取經屆彼土。其王尸羅逸多。頗加敬信。遂以召戎。至於君臣萬里爲俘。於佛法何有哉。漢班、傅皆以奉使立功。煌煌史册。王元策、蔣師仁、以一介使發吐蕃兵八千。俘婆羅門全國。功烈甯在班、傅下耶。

唐昭陵石蹟考略卷五

太宗文皇帝御製昭陵六馬贊石琢帶箭狀列北闕。

颯露紫。西第一。紫驚騧。前中一箭。平東都時乘。

贊曰。紫鷲超躍骨騰神駿。氣韜三川威凌八陣。

特勒驃。東第一。黃白色。喙微黑色。平宋金剛時乘。

贊曰。應策騰空承聲半漢。入險摧敵乘危濟難。

拳毛騧。西第二。黃馬黑喙。前中六箭。背三箭。平劉黑闥時乘。

贊曰。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弧矢載戢氛埃廓清。

青騅。東第二。蒼白雜色。前中五箭。平竇建德時乘。

贊曰。足輕電影神發天機。策茲飛練定我戎衣。

白蹄烏。西第三。純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果時乘。

贊曰。倚天長劍。追風駿足。聳轡平隴回鞍定蜀。

什伐赤。中第三。純赤色。前中四箭。背中一箭。平世充建德時乘。

贊曰。瀍澗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旌凱歸。

六石馬列諸番酋之後。東西相向。以西首颯露紫爲第一。颯露紫前中一箭。在胸膛。又石琢邱行恭馬前拔箭之狀。蓋以近陵北向爲主。陵北至後殿。相距數里。石像石馬。遙遙相望。大哉覩乎。

宋游師雄景叔六駿圖記云。晚得唐園陵記。知昭陵六馬贊乃太宗御製。勅歐陽詢書。立石陵後。舊傳天策學士所爲。非也。高宗總章二年。詔殷仲容別題贊於石座。歐陽書久亡。惟殷之字猶存。景叔又別爲繪圖刻石。又塑馬像於太宗廟庭廡下。明趙崡子函陵記云。余既至峯下。觀歷朝祭碑。與翁仲或側或仆。獨六馬皆以片石刻其半。左右列各三。考歐陽詢書贊刻石。殷仲容又書刻馬座。今馬身半刻而無座字。製亦不類唐人。但太宗以天下全力。豈難作一石馬。而半刻之耶。姑存以待博物者。余竊觀六駿不琢全形。以巨石作屏風。高五尺許。廣六尺許。厚兼兩碑。馬身半刻隆起。飛矢被體。及邱行恭拔箭狀。皆奕奕生動。想當時六駿無存。太宗追想其雄姿。畫屏琢之。若全身。卽不能如此生動矣。馬身之外。石皆深鐫而留邊界。馬首上又留石尺許。方正與界平。此題贊處也。今漫無一字耳。而疑其不能以天下全力爲之。非也。左右三石座爲一連。相去尺許。以鐵鉗之。今座入地甚深。豈遊子所能掘視。園陵記不可得見。景叔官斯土。子函則生此邦。考證不謬。非意度者比。若如游所記。似是全馬之形。如趙之言。深以半馬爲憾。予海陬豎儒。何幸與此壯觀。以目之所睹。按之游趙二公之圖記。再考於唐書列傳。其亦足慰生平矣乎。

史乘參考

按唐史太宗討王世充戰邙山欲嘗賊虛實與數十騎衝出陣後多所殺傷而限長堤與諸騎相失惟邱行恭從賊騎追及流矢傷帝馬行恭回射矢無虛發賊不敢前因下馬拔箭以己馬進太宗而步執長刀大呼導之斬數人突陣而還貞觀中詔斲石象人馬昭陵北闕以旌武功　白蹄烏平薛仁果時乘而唐書誤以果爲呆又唐會要安祿山事蹟潼關之戰我軍旣敗賊將崔乾祐領白旗引左右馳突我軍視之狀若神鬼又見黃旗軍數百隊官軍潛謂是賊不敢逼之須臾又見與乾祐戰不勝退而又戰者不一俄而不知所在後昭陵官奏是日靈宮前石人馬汗流李義山復京詩曰天教李令心如日可要昭陵石馬來韋莊詩曰與慶玉龍寒自躍昭陵石馬夜空嘶蓋詠此事也

論贊

太宗善戰往往有天幸今觀所乘馬矢石被體亦何嘗不逼於危殆哉顧底定之後一一像而贊之可謂無遺勞矣邱將軍注矢殺賊徒步奮刀大呼出眞主於呼吸存亡之頃何其壯也迄今觀石像奕奕靈爽如生令人神竦嗚呼帝王之興非有鬼神呵護其孰能與於此

元學士王惲跋曰物之賢否一定論其遇不遇可也昭陵六馬天降毛龍授之英主俾翦隋亂及其成功琢石爲像題眞以贊用傳不朽何其幸也宜其聲華氣燄上與房駟爭光故潼關之役備體流汗又何神哉如昭烈之的盧冉閔之朱龍名雖存而形何見焉太史公曰閭閻之人雖砥行立名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於後世信哉

謁唐昭陵記

幽岐豐鎬。周之所都。秦咸陽。漢隋唐長安。百里之內。王者所居。史惟雍首九州。其襟帶河山。固宜爲神聖所奠宅。代屢易。廟社毀而陵寢未湮。靈爽斯在。尤千百世後所瞻仰而流連者也。若夫陪葬之典。禮備規宏。則有唐昭陵。邈乎莫及已。順治庚子。侗侍親令三原。居秦數載。往來周秦漢唐諸帝陵下。因得按籍而記之。獨詳於昭陵者。記爲昭陵作也。大抵畢原之有陵。自周文王始。在今咸陽北十五里。後數武。卽武王陵。稍西南三里。成王陵。東南三里。康王陵。說者謂文王以兩膝抱孫。而以背負子。其制度出於周公。太公、周公墓。俱文陵東北。太公近文王三四里。周公離稍遠。足以見聖人之制作矣。秦始皇陵在臨潼縣東驪山。雖發於項王牧子。其高五十丈。則不能創而平之也。漢陵多在畢原之上。蓋長安城南八十里爲終南山。不可以陵。爲其北向也。惟城北五十里。渡渭爲畢原。原南北三十里。東西三百餘里。亦謂之畢陌。首起興平。爲始平原。中成陽爲畢原尾。入高陵。爲鹿苑原。如高祖長陵、惠帝安陵、文帝霸陵、景帝陽陵、昭帝平陵、元帝渭陵。則皆在咸陽東。卽文陵之東也。陽陵則屬高陵。如武帝茂陵、成帝延陵、哀帝義陵。皆在咸陽西。卽文陵之西也。茂陵則屬興平。皆面終南。以渭爲帶。漢陵去長安。遠者不及百里。北至畢原而止。兼王侯將相松楸在焉。唐興不可以復置陵矣。於是從畢原北渡涇。又八十里。爲三原縣之白鹿原。作高祖獻陵。其後敬宗莊陵、武宗端陵。皆在白鹿原上。陪葬妃嬪。及韓王元嘉以下。亦有數塚。今惟淄川郡王孝同

一碑在甲辰秋侗自三原遊西夏從涇陽王橋頭西渡涇則九嵕山巍然在目昭陵因中峯作元宮高百仞記所云架閣以入棺者是也蓋地脈從崆峒來涇環其後而出其東仲山嵯峨東障焉渭遶其前岐山梁山西峙焉其南則終南太乙天外列屏封內周迴百二十里陪葬諸王妃主勳舊番將凡百六十餘人東西班列碁布有序所稱丞相塚者乃魏文貞公墓也文皇御製碑仆地且無字矣英衞二公詔準漢衞霍故事起塚象陰山鐵山以旌殊功土人呼爲上下三塚謂塚有三峯也他如諸番君長突厥頡利諸可汗及高昌林邑諸王擒伏歸降者咸刻石肖其狀貌背刻其所授大將軍諸名號或仍其國主之稱凡十四人拱立於享殿之前皆深眼大鼻弓刀雜佩壯哉誠異觀矣北闕之下六石駿如生摩其甓讀其銘固太宗疇昔之所乘而有功者也當時百六十塚皆有穹碑夾以蒼松翠柏長楊巨槐下宮寢殿與表裏山河相爲映帶其規制豈漢宋諸陵所得並哉朱梁盜掘之後再歷千載今惟禾黍阡陌縱橫其閒而已侗摳衣下馬遍拜諸墳塋有屹若崇山坡陁斷續如英衞二公之塚者有巉峭如縣崖絕壁不可攀躋者有頂平如磐坐可百餘人者有下方上銳漸削如浮圖者有如臺者有如壘者有剷其半以爲田者冬從寒下歸復盡一日之觀明年春因命工搜搨諸碑之僅存者得文昭文獻英衞諸公十六碑並昭陵駿馬諸圖記夫周幾漢甸人生未易至其地且於巍巍九嵕又得親覩夫貞觀君臣死生同歸之誼深感夫際會之隆也而一代王侯將相之謨猷於殘碑斷碣有徵焉詎非幸歟因爲之記康熙乙巳初夏閩中林侗書於秦三原之學古堂

唐圖陵記不可得見。高祖獻陵。在三原縣北之白鹿原。陪葬妃嬪、諸王、勳戚。凡三十餘人。無一石存也。若敬宗莊陵、武宗端陵。皆在獻陵左右。蓋寂然無陪葬者。乾陵陪葬。自薛元超而下。有數塚。然亦無石。睿宗橋陵之有霍國將軍李思訓碑也。元宗泰陵之有高力士碑也。此石之僅存者也。昭陵之西。肅宗建陵在焉。陪葬惟郭尙父一人。乃竟不見碑。可勝嘆哉。侗又記。

侗昔入秦。爲順治庚子歲。時秦方富盛。匹馬豳岐。抵賀蘭無難也。及辛未冬。復遊涼州。値秦大饑。千里無炊烟。鷄犬聲絕。欲重至九嵕。則蓁莽荒涼。英衞之塚。以岡阜縈曲。遂爲雀苻之窟。王橋頭一徑。至斷人行。文王廟亦爲盜鑿。守土者環其門而垣之。聞諸碑僉。不可問。回憶三十年前事。如隔世矣。歸來繙讀前記。追溯舊遊。爲之惘嘆。諸石愈加寶惜。癸酉初冬。侗又記。

顧甯人至陵下。雪後空山無人。僅見李衞公一碑而去。又兩歲甲寅秋。予遊朔塞。過陵下。得徧覩諸碑。次年春。命工搜搨。得右十六石。已無段志元、姜遐、張阿難、監門將軍五石。所存字又多缺。日消月削。千餘年來。昭陵一代規模。僅於此數石見之。可不重愛惜歟。同人載筆。

陪葬之典。不見於古。周太公封齊。入爲太師。五世之後。乃葬齊。示不忘周也。周公封魯。留輔成王。病將歿。曰。必葬我成周。以明吾不敢離成王。成王葬公於畢。從文王。明於小子不敢臣周公也。今太公墓在文王陵東北。周公墓又在太公墓東北。相距各數里。雖不言其爲陪陵。而意已存矣。唐太宗乘隋亂。起晉陽。數載而有天下。一時從龍諸臣。號爲極盛。今讀貞觀十一年許功臣密□陪葬昭陵詔書。大哉言乎。千載之

下。尙令人感泣。況身受恩遇者乎。覩茲陪葬之盛。其保全終始之誼。又不特詔畫凌烟閣稱盛事已也。侗甲辰秋遊昭陵。既爲之記。又命工搜搨得文昭、英、衞、諸公碑共十六紙。裝爲一帙。特爲纂輯史傳。參訂異同。以爲唐昭陵碑考略。尙論之餘。其亦有所慨也已。康熙丙午中秋。閩中林侗同人書於古澶州之披雲樓。

明萬歷四十六年戊午。終南趙子函遊九嵕山。得唐太宗昭陵殘碑二十一石。又二十年。爲崇禎十年丁丑。醴泉邑紳苟好善修縣志。詳考二十一石碑字之僅存者。而不及褚亮之碑。又二十三年。國朝順治十六年己亥。吳門顧甯人遊朔方。拜昭陵。值雨雪。僅見衞公一碑而去。又六年。康熙三年甲辰秋七月。予亦有朔方之遊。冬十一月。從朔塞歸三原。得遍拜諸陵墓。時未見趙、顧諸公之書。亦未得陵石片紙。乙巳春。始命工搜搨陵石。得英、衞公十六碑。其秋。先大人擢守開州。攜入州署。作昭陵十六碑考略。後乃得趙子函石墨鐫華。又三十年。辛未冬。予再有涼州之行。適秦大儀昭陵唐陵。皆爲盜鑿。不能再窺松柏路西歸過吳江。於鷺脰湖潘稼堂先生家。復得讀顧甯人金石文字記。稱引醴志。尤確於予之考略。得有增益。十六碑之外。而予未得者五。詳記於後。以待訪求。嗚呼。吾生雖晚。尙得見古人斷碣殘碑。俯仰百年。損蝕之餘。恐目今以往。後生小子。不復覩此盛事。可慨也。夫康熙戊子三月望日八十二　來齋記。

莒國公唐儉碑。醴志存一千一百字。在小洋村。

褒國公段志元碑。醴志存八百餘字。

姜遐斷碑。醴志存九百餘字。莊河村。
張阿難碑。醴志存百餘字。
監門將軍王君碑。莊河村。醴志存百餘字。
醴泉新縣南。太宗新廟卑陋。壁上嵌石刻太宗畫像。戎衣半身。甚精彩。秦餞四野無人。未及揚鞭拜而歸。
林南趙村廣濟寺。亦名石鼓寺。唐人書尊勝經呪。精健絕倫。未得。止存十三。

唐昭陵石蹟考略後序

家兄同人爲唐昭陵碑考略將三十年三易藁而成書客有私於余曰而兄而何爲沾沾於是也予曰是非客所知也夫有幽曠之思者多寄託之詞阿兄之考夫昭陵者夫亦以寫阿兄之所寄也阿兄曩日爲諸生出語驚人試輒冠其曹偶非其好也既侍父宦秦出入燕趙齊魯及塞上數訪求古蹟與石刻文字盱衡評證以爲樂而獨於昭陵諸碑本之見聞參於史乘而論贊之者凡以昭陵之君臣爲千載之盛其陪葬爲非常之典虞褚諸公石蹟爲希有之觀也予嘗戲謂阿兄曰假令兄生當貞觀時何爲而可阿兄掀髯笑曰予之極願欲從太宗平東都繫兩降王於馬前前後部甲士鼓吹震動山谷次願從英衞二公逐利出塞建旆長驅而入關又次則願從瀛洲學士後看歐虞諸公奉勅濡毫摹蘭亭而已予曰如前之云洵可願矣然今日者侍親之暇兄弟談論歡笑於一堂又安知非千載上諸公所極望而以爲不可及者耶因次其語以爲跋康熙甲戌秋八月八日弟佶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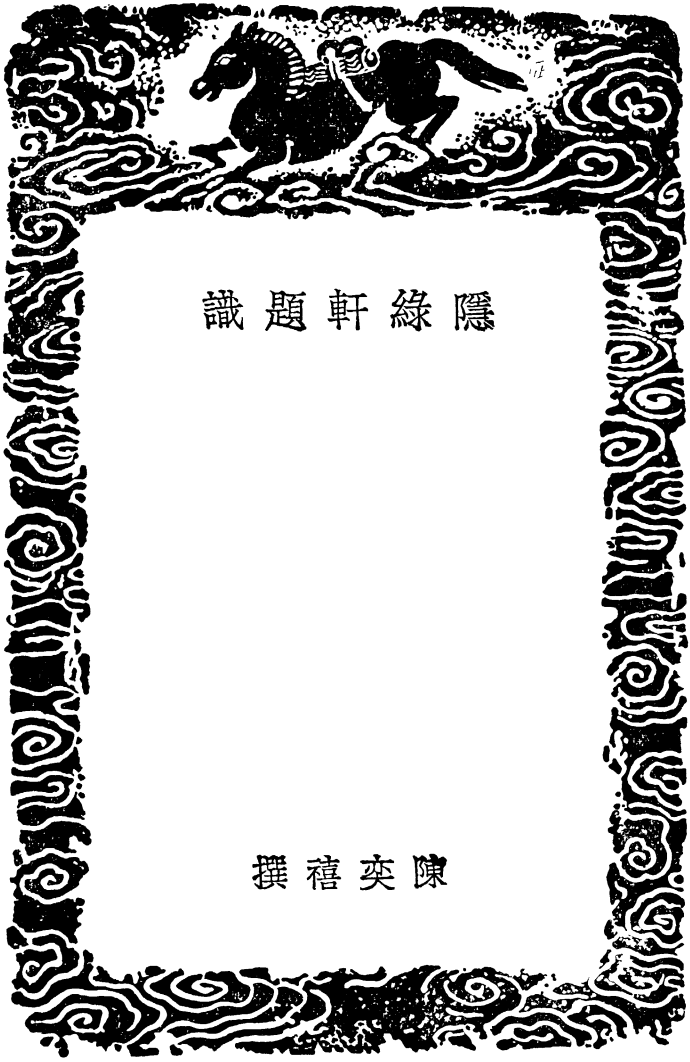
（按本文原有兩篇其一脫予嘗戲謂阿兄曰至洵可願矣凡百又六字餘皆重複今刪去並錄其異文於此）

唐昭陵石蹟考略後序

同人林先生以所考唐昭陵石蹟示健。健讀而卒業。嘆曰。異哉。先生之爲此書乎。昔宋唐珏當亡國之日。諸陵在紹興者。爲西僧楊璉眞伽所發。珏潛瘞遺骸。植冬青樹以識之。苦心高義。千古一人。近代信天翁遊昌平天壽山。襆被裹糧。遍拜諸陵寢。目覽手書。操南針以定其方位。數跬步以計其里至。陵各有圖。圖各有說。讀者不必躬歷其地。十有三陵。瞭然在目。即至千百年後。按籍求之。可考而得也。二者一藏骨。一著書。緩急難易。時事雖殊。其有功帝陵。俱足以垂不朽。相持而論。珏身爲宋人。目擊發陵之慘。臣子之誼。固宜竭其力之所能爲。翁則非珏之比也。而周覽諸陵。冒霜露。忍飢渴。惟恐他日湮沒於荒涼寂寞之境。而預爲之所。可不謂異乎。雖然。翁之生也。猶逢鼎革之初。若貞觀迄今千載矣。太宗誠英主。於先生何有。非有君臣之分。毛士之恩。唐亡七百年。又非適遭鼎革易代可悲也。乃先生跋履空山。歷巇原。披荆棘。徘徊憑弔。自昭陵以及陪葬諸塚墓。其石蹟之可考者。一一罔遺。吾於是而知有心人之未可以常情論也。昌黎祭田橫墓文曰。曠世相感者。不自知何心。先生之於昭陵也。無端感觸。一往情深。亦不自知其所以然。是誠有如昌黎所云者。而豈徒好其文字之古而已乎。劉健謹識。

右唐昭陵石蹟考略五卷。國朝林侗撰。按侗字同人。號來齋。侯官人。性嗜金石。嘗游長安。求得漢甘泉宮瓦於淳化山中。是書四庫全書未著錄。而所撰來齋金石考三卷。提要稱其搜羅廣博。又稱其攟拓工歷唐昭陵陪葬地。得英公李勣以下十有六碑。卽著是書之原起也。末有弟鹿原後序。鹿原名佶。字吉人。善篆隸楷法。東越文苑傳稱其家多藏書。徐健菴錢通志堂經解。朱竹垞輯明詩綜。皆就借鈔云。王阮亭、陳午亭、汪堯峯集。皆其手寫開雕。余舊藏其所著樸學齋集一册。亦手寫開雕者也。孫淵如問字堂集有昭陵陪葬名位考。所謂宇文士及陪陵與金石志蕃王刻石之考證。援據特詳。前人未之及者也。有足補是書之缺者。文繁不錄。蕃王刻石。謂薩寶王贊普、新羅王女眞德。刊石象形於昭陵元闕之下。然是書所錄謁昭陵記。亦言諸蕃君長。刻石肖其狀貌。拱立享殿之前矣。同時張力臣亦嘗親至昭陵。勘驗繪圖。作昭陵六駿贊辨。其嗜古與來齋同。是書第五卷。專記石馬原委。參考尤詳。可互勘也。吾粵葉雲谷農部、曾刻是書。而訛舛實甚。茲得冕士廣文藏本勘訂。始臻完善。殆還舊觀。特重鋟版焉。咸豐癸丑端陽後一日。南海伍崇曜謹跋。

（按本文原有兩篇。其一、搜羅廣博句下。有鑒別尙頗詳審六字。又有昭陵陪葬名位考句下。增援據特詳四字。所謂宇文士及陪陵與金石志蕃王刻石之考證句下。無援據特詳四字。另增則星衍有力焉六字。又而訛舛特甚至特重鋟版焉二十八字作板已不存特重付剞劂焉十字。餘皆重複。今刪去。並錄其異文於此。）



隱綠軒題識

陳奕禧撰

本館據涉聞梓舊本排印初編各叢書僅有此本

隱綠軒題識

隱綠軒題識

清　海昌陳奕禧六謙撰

臨晉中書令王獻之十三行

石刻精緻。眞蹟蒼茫。筆鋒與刀痕異也。學石刻即宋搨亦不能有蒼茫之致。貴乎心領名製。留神古翰。再覽舊鐫。及其至也。乃能蒼茫幾於妙矣。

論南齊侍中王僧虔書

予家舊有太清樓帖。乃亮字不全本。昨從華亭總憲處觀退谷所藏宋搨。止存八卷。亮字未磨墨色純黑。與世所謂宋搨起霜者。迥乎不同。望之神采飛動。即之筆墨逼眞。故當勝於敝笥。人間墨刻之優曇花也。

論梁陶隱居書

華陽隱居陶宏景所自稱也。瘞鶴銘所以定爲貞白書。用意矯拔。飄然有神仙之致。與此各極其妙。修道之餘。乃復潛心藝事。當日蕭公往還究論。發明書理。頗足沾溉來學也。

論唐人雙鉤蘭亭序

此元郭佑之所藏唐人雙鉤本。明項墨林購之勒石以傳者。郭自題云與米元章購於蘇才翁家。褚河南檢校搨賜本。張氏石刻對之更無少異。所謂褚河南檢校搨賜墨本。元章有題跋。向爲司寇從祖收弄。余

十七八歲時每得展玩。然未知其妙。後爲它人獲之。不知所往。忽忽思想卅餘年。不能復見。己卯四月。湯西厓編修忽折簡招余觀唐人眞蹟。雨中急赴之。姜西溟編修亦在。視案間所展。予卽狂叫。卽認爲吾家蘭亭本。何緣到此。反覆諦觀。如對故人。覺於聲音笑貌神情瞻顧之間。較卅年前爲更親也。於是西厓卽趣余兩人各臨一本。西溟咄咄逼眞。予媿形似彷彿。未能得神。由此知唐人雙鉤墨色濃淡深淺起止映帶之妙。幾幾原蹟。而歐褚分途。遂令禊帖亦有南北宋之異矣。然今日重逢。惡札輕點。予於是乎深慰積懷。後數月。聞爲有力者以千金購之進御。他獻者亦同此本。但無米跋。內間以爲安所得二。於是皆還之。嗟乎。神物復散落人寰矣。余又念它獻者安知非郭祐之藏本。己卯七月望。爲盧新安臨。幷著褚本始末。以留後來考驗。遘之不易。知之亦誠難也。

臨米襄陽臨右軍辭世帖

海嶽此書。極盡篆隸遺意。不知右軍原本神妙何如。惜無從見。讀其文。羨其霞舉清蛻之蹤。不特翰牘可師千古也。

論張芝帖

張、索之書。初觀之似無趣。及其習久。便如太羹。眞得上古至味。書不從此出。終覺單弱無本。然而世尙鮮采。嗜之蓋寡矣。波磔分明。蝙匾餘。伯英只許幼安如。紛紛此後能書者。更有何人返古。初。

論歐帖

率更用筆似拙而實巧。拙者近古。而巧者取法多也。唐人備得其傳者。推歐陽氏。今欲習其法。但於冷處參彼用意疎處觀其結體。自有進境。若止規方版。眞成優孟衣冠矣。

論王帖

王氏一門無不善書者。由於所習深也。江東風氣移人。至今操翰者不乏。但筆墨閒少北朝古法。在烏衣子弟本自蘊畜。後學效法。未經博采而兼綜耳。

論郗帖

郗高平書。饒有風味。觀其用意避俗。自然超出尋常。今人惟恐去之不遠。安能入晉賢之室也。

又

晉人書全在疎冷取勝。唐宋諸名家未嘗不盡心研習。然而失之緊嚴矣。晉人未嘗不緊嚴。求其緊嚴處不可得。此其所以爲晉人耳。

又

郗侍中書。余絕愛之。其出人頭地處。非時輩所得窺也。倘觀其結撰有省。乃可與論書學矣。

題玉版十三行

余乙亥到京師。於乾齋侍讀弟處。見十三行玉版。大不逾尺。其玉色微青黑。不甚厚。韜以紫檀匣。人所質者再求之。已不在矣。古物幸而得遇。不能時親丰采。覽此搨本。更復思想不能忘也。

題宣示帖

宣示較原本字大右軍所臨也用筆轉處稍有角節此王之鍾也

又

元常眞蹟在王丞相導家導過江時藏衣帶間以遺逸少贈王修修死其母以修平日所愛置之棺中遂不復在人間矣

題蘭亭序

蘭亭刻本不下數百大約有二源定武與神龍是也定武歐摹神龍褚摹各以己意攙入其派分矣此歐本不能知其出於何處審其筆法或是寶晉齋所搨紙墨深黯可玩學者必當參觀神龍不然失之板矣

題樂毅論

觀此與前蘭亭本如出一搨能定其爲寶晉也紙墨甚佳可以道德經同看兩相發明而自有合

論鍾元常千文

千文始於梁周興嗣不知鍾元常先有此作也通篇不同惟結處用語助二字豈散騎集成時襲此舊語邪傳是羲之書實莫能辨其眞僞味玩結字大是李北海全體唐人氣象了無晉韻世不多見故論此以廣所傳

臨曹全帖

曹全碑。萬曆間出自土中。故得完好如新。碑陰有門生故吏名。出錢以刻石者。蓋全爲郃陽令。此邦人士頌德之文。故碑尙在縣。不知何時埋沒。今始掘得。較當時顯著更流美千載也。書意故是名蹟。從中郎法度變出。別成一家。今人耳目好新。乃競宗之。白下鄭簠。早年學之頗似。晚復頹唐。不復力氣。後未見其繼。東莞陳恭尹元孝法蔡中郎。腕力甚勁。可與谷口頡頏也。

論孔彪碑

孔彪碑隸法與曹全極相似。蓋其時相去不甚遠。學者所習。則有同焉。樂松梁鵠輩應洪都之選。至於以三十二人圖畫其像。榮崇已極。故楊賜蔡邕諸君子輒彈議之。不爲時賢所重。然上之人好之如此。下必有應焉者。遂造詣變化。極一代盛美。流傳後世。爲操觚者宗匠。奈何黨部之禁不弛。正人氣塞。反昧於治國之道。漢欲祚庸可得乎。

論崔浩書

崔浩之爲國書也。皆自書刻石。當時被毀。卽拓者不可得見。惟弔殷比干文。傳爲浩書。今猶存衞輝府城外比干墓上。字體奇怪。他碑所無。似楷似隸。因以見當時筆法之遞變。點畫多少。如棘之爲棘。稟之爲藁。綱之爲綱。焉之爲鳶。魂之爲魌。不可枚舉。多是古法。賴廣見聞。乃顧亭林翻謂紕繆莫有甚於此者。書生不深究。以識難字爲厭。亦可發嗢噱也。此則臨汝帖所刻。撮拾四句。前句是第四句。二句是第三句。便見王輔道之乖舛。伯思之議。有由來矣。

論褚河南枯樹賦

褚河南枯樹賦。今人惟新城總憲。學之極得其神。先生海內文儒。不肯以一藝名。有求書者。必命門弟子代作。從不輕書。門弟子欲得先生書。輒假問字奏記。先生隨意落札。便藏弆以爲至寶。或稿紙傳寫。卽塗抹點勘者得之。皆裝潢成册。重若顏平原之爭坐位。先生見之亦殊喜。因臨此偶志其概。知大人品大文章君子如韓昌黎、顏魯公、司馬溫公、歐陽文忠。未嘗不善書。若歐陽、司馬則不以書顯也。

臨秦少游書

少游結契蘇黃。馳情翰牘。玩其流韻。自具機杼。不悖其所以同。而較然實有其不同。比諸洙泗。亦當在七十子中。眞一席也。

論參寥書

參寥筆力亦瀟灑出羣。當時爲書多用意思。不屑凡近。此爲蘇黃張旗鼓者。未能出乎風氣之外。

論懷仁聖教序

鐫刻之家。各以本家筆掩入前人妙蹟。遂移步換形。風致爲之變矣。此戲鴻堂帖中所刻。其意近於華亭。然神理蘊藉。雖不及原本之精緊高秀。亦足爲操觚者典型。

書論一則

姜白石論書精矣。眞可補孫過庭之未盡。今之學者。曾未究心前人論說。率意自行。面牆獨處。固亦無害。

乃反嗤議古人字體爲怪。米元章云。吾壯時未立家。徧尋古人好樣子學之。元章豈亦好怪耶。一概抹倒。以勻平爲之。吾未見其可傳矣。

論楊少師韭花帖

少師書承晉唐餘氣。蘊蓄秀雅。飄飄然有神仙之度。董文敏筆法發源於此。其有宗顏魯公、李北海、米襄陽、趙文敏諸家者。轉接收縮處。未嘗不歸宿少師也。學書必博采而兼收。主一家以爲根本。乃能臻妙。古賢未有不如此者。

論顏魯公爭坐位帖

顏魯公爭坐位稿書。古今書家莫不以爲準的。最得聖教筆法。而自爲變化。使後來不可端倪。宋四家無不出於此。唐人去古未遠。筆下猶傳篆籀餘蘊。然加之剛勁。結體漸就方整。當時以書判取士。遵守功令。遂使然也。

論索征南

章草以索靖、皇象爲宗。此書家之星宿海也。備極精微。甚多窈奧。明乎此而後其法得矣。

論蘇文忠赤壁賦

東坡此書。全用顏魯公鹿脯帖筆意。加之以藏鋒斂鍔。高簡多姿。正氣凜然不可犯。其傳世不朽。洵非易也。

論蔡忠惠

論顏遂及宋四家。尋源而得其流也。四家皆學顏而各成其一家。此得其性之所近耳。論其源流。聊舉所知。愚者之一得也。書理甚深。輒用管窺。慙惶悚愚。可勝言耶。

書論

大篆籀文降爲小篆。又降而爲漢隸八分。又降而爲正隸。又降而爲行草。書道至此。變窮化極矣。學之支分。則有章書顛素之異。果能追源溯流。明其理。悉其情。會其通。合其法。不必求精。自然矩度雍容。神明頓蕩。推倒一世矣。不然。如盲者行路。雖復千里。終何益哉。

論褚書

褚遂良有樂志論正書。用筆起止迴伏。於二王法外。收入無際。令後覽者莫從窺測。竊揣其意。蓋欲超出乎二王上也。觀同州雁塔兩聖教。自信此言爲有徵。竟不知張黃諸君子固已先論之矣。王謝過江。淘汰古體。存諸意象。精蘊不露。學者希見眞蹟。從鐫版展摹。鉤者未必知書。鐫者又未必精。而精蘊泯矣。據以爲楷則盡此。或未得當也。至幷斥王法爲好怪。吾不知六朝諸體。如登善所收。又宜何等置之耶。王右軍過江。見華山受禪等碑。始悔學衛夫人。徒費歲月。夫學衛夫人。會稽尙有悔。況其後焉者乎。

又論書

半年來。心境枯。無意於書。而徵求日衆。適遇雨窗賓朋不至。筆墨閒靜。漫書舊文一二首。應知己之命。殊

有合處。非酬世作。然不學則轉疎。未能神明乎規矩繩墨之外。年齒日加。記性日消。所習輒遺。可以自怡。不可以問世也。紹兄有嶺南之行。切切於素牋。所好何與世不同。感其意而爲之書。過庭所謂徇知也。僕與紹兄皆五十過頭矣。今又南北分歧。持此到潮惠之間。雨色篷窗。寒齋燈火。展而視之。如與良友相對。或可稍解離別之歎耳。

又

趙吳興宗李北海。雖無所不學。然終不脫括州氣味。此亦性相近也。董華亭宗楊少師。亦無所不學。乃純乎韭花風度。此又功所到也。但能專宗博覽。苦志勿墮。不患無成。

論孫過庭書

孫過庭善書。但見草體傳世者。書譜、景福殿賦、千字文、數種而已。三者。書譜純乎右軍。其二則兼有章書遺意。

論神讖碑

江甯府學有天發神讖碑三段。屢託人去搨而未到。思此累年。因皇象書傳世絕少。此又是孫吳時留傳至今日者。乃天地間一寶也。碑尙完好。太守署識之。

論風動碑

鎭州察院前庭有風動古碑。乃李寶臣功德頌。永泰間立察院。卽寶節度理所也。碑文、王士則書。筆法遒

逸。有漢人遺意。絕似孟頫趙公所作。因知吳興源遠流長。所本不獨二王也。北方銘石之體。奇怪不窮。渡江諸公。洗滌殆盡。右軍見梁鵠受禪、張昶華嶽等製。始悔學衛夫人書徒費歲月。則書古法本妙。不可刪廢。江南僻處。特未傳其典型。今但取晉人書學之。而不識轉變中含幾許古意。謂之不學可也。況乎鄙二王爲怪。又棄而學後來者耶。

論李仲璇脩孔子廟碑

李仲璇脩孔子廟碑。不知何人書。又別見意趣。因以知當時家數不同。二王既爲唐人所宗。吾知其亦有不盡然者。歐虞褚薛。筆意豈皆出於二王哉。觀此道因碑發蹟所自了然無間。再推至柳誠懸、顏平原、悉能別作參悟。然亦未嘗有悖於會稽。議者唐人以書判取士。所作類皆端重。無晉賢韻致。不識其從來甚遠。含蓄甚廣。乃輒效管窺。千秋具眼。安可模糊一概。使古來苦心抱屈在昏翳中也。

論張猛龍碑

張猛龍碑亦不知書撰人名。其搆造聳拔。具是奇才。承古振今。非此無以開示來學。用筆必知源流所出。如安平新之崔敬邕碑。與此相似。吾觀趙吳興。能徧學羣籍而不厭者。董華亭雖心知而力不副。且專以求媚。誰爲號呼悲歎。使斯道嗣續不絕。古人一條眞血路。及是不開。他日榛蕪盡歸湮滅。典型淪墜。精靈杳然。後生聾瞽。□能不再爲想□耶。

顧亭林以崔浩及此二碑多奇字不純。率有議論。僕故爲發明也。

論孫師範書

此乾封時孫師範書。去魏未遠。儼然北朝銘石遺風。唐人八分。各家異派。而祖述蔡邕。憲章梁鵠。則未嘗不極其源。故體勢雖漸近。其崢嶸郁烈之氣象猶勿失焉。蔡邕體貌寬。梁鵠局勢緊。兩者分歧。八分家出乎外者。蓋未見其人。任芝郗儉又不知作何求體也。唐碑之最奇者。北嶽戴千齡安天王碑。深澤縣大忍寺門樓碑。皆別有師承。非梁蔡家法也。幷識於此。

臨飛白書

江南之人分五字。相傳衛夫人飛白書。今臨章氏墨池堂本。

吾邑國初諸老以書名著者．數陳香泉太守所輯金石遺文錄十卷．錄入四庫全書附存中．而隱綠軒題識尙未刊行．稽之渤海著錄．殆所稱葑叟題跋者也．此亦從問蘧手鈔本錄出．今邑中故家頗鮮藏弆．知外間尤不易得矣．昔公雖以問撥鐙詩不悅於長吏．而反爲書家美談．顧跋語一編．尙湮鬱不彰．故樂出與臨池家共之海昌蔣光煦識

王雲五主編

叢書集成初編

唐昭陵石蹟考略及其他一種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二月初版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本書校對者徐壽齡殷師竹）

G一六四七上

徐